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三國文卷四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四十七

嵇康一

康字叔夜譙國銍人尚魏宗室長樂亭主除郎中拜中散大夫景元二年以答山濤書忤司馬昭尋坐呂安事誅有集十五卷

琴賦并序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猒而此不勌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

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輟敘所
懷以爲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
驤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于
昊蒼夕納景于虞淵兮旦晞幹于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跱
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嵬岑嵒亙嶺巉巖岞崿嶇
崯丹崖嶮巇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
崛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
赴爭流觸巖觝隈鬱怒彪休洶涌騰薄奮沫揚濤瀄汨澎湃蜿蟺
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回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
丘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赩叢
集累積奐衍于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陽
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閒

誠蕭肅㠯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㠯經營其左右者、固㠯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樂矣、于是遯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崿、㠯遊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淩飛、邪睨崑崙、俯闞海湄、指蒼梧之迢遞、臨迥江之威夷、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㠯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于騩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梧而興慮、思假物㠯託心、乃斲孫枝、准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為雅琴、乃使離子督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般倕騁神、鎪會裛廁、朗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㠯犀象、籍㠯翠綠、絃㠯園客之絲、徽㠯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爚、發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憀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踸踔磥硌、美聲將興、固㠯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

紛淋浪以流離、奐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
騰遌而競趣、翕韡曄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
峩峩、怫愲煩冤、紆餘婆娑、陵縱播逸、霍濩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
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
響乎泰素、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
粲、纓徽流芳、于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觸攙如志、唯意所擬、初涉
淥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遊躇跱、拊絃安
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憩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餐沆瀣兮
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遊、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
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于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改韻易調、
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以馳騖、紛𠍳譶以流漫、或徘徊
顧慕、擁鬱抑案、盤桓毓養、從容祕翫、闥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
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奐爛、英聲發越、采采粲粲、或間聲錯

粲、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翼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
屈、直而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時劫掎以慷慨、或怨
嬻而躊躇、忽飄颻以輕邁、乍正聯而扶疏、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
從橫駱驛、奔遯相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若
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溫柔以怡懌、婉順
敘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趨危、嚶若離鵾鳴清池、翼若游鴻翔
曾崖、紛文斐尾、㒛縿離纚、微風餘音、靡靡猗猗、或摟批擽捋、縹繚
潎冽、輕行浮彈、明婳㪇睫、疾而不速、留而不滯、翩緜飄邈、微音迅
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近而察之、若眾葩敷榮曜春風、
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變態之無窮、若
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攜友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
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
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

清醇、進南荆、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籥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鵾雞遊絃、更唱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閒簉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遊、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閒遼故音庳、絃長故徽鳴、性絜靜㠯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㠯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憯懍慘悽、愀愴傷心、含哀懊咿、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歙愉懽釋、抃舞踊溢、留連瀾漫、嗢噱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悆、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㠯伯夷㠯之廉、顏回㠯之仁、比干㠯之忠、尾生㠯之信、惠施㠯之辯給、萬石㠯之訥慎、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一、同歸

殊途或文或質總中和以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于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鸑鷟于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蚑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

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能盡雅琴唯至人兮文選藝文類聚四十四本集

酒賦

重酎至清淵凝水潔滋液全備芬芳□□書鈔一百四十八

蠶賦

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御覽八百十四

懷香賦序

余㠯太簇之月登于歷山之陽仰眺崇岡俯察幽坂及覩懷香生蒙楚之閒曾見斯草植于廣厦之庭或被帝王之囿怪其遐棄遂遷而樹于中堂華麗則殊采婀娜芳實則可㠯藏之書又感其棄本高崖委身階庭似傅說顯殷四叟歸漢故因事義賦之（藝文類聚八十）

卜疑

有弘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㠯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㠯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㠯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㠯天道爲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追鸞富爲積蠹貴爲聚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執竿也于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郢

人既沒誰為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于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操蓍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讜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為面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不德乎將進趣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倪滑稽挾智任術為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為侶乎將進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將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沈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為清銳思為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恒營營乎寧寥落閒放無所矜尚彼我為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悵乎將慷慨以為壯感慨以為亮上干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如失職懷恨怏怏乎寧聚貨千億擊鍾鼎食

枕耤芬芳、婉孌美色乎、將苦身竭力、翦除荆棘、山居谷飲、倚巖而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為偶、排擯共鯀、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泰伯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為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恣、束縛而終成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淵其志乎、將如毛公藺生之龍驤虎步、慕為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位于柳季、公孫不歸美于董生、賈誼一當于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況今千龍並馳、萬驥徂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于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達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表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為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觀大鵬于南溟、

又何憂于人間之委曲。本集此擬卜居

與山巨源絕交書

康白、足下昔稱吾于穎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眞有耳、性有所不堪、眞不可强、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

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

不識人情闇于機宜無萬石之愼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
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
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
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痹
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閒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荅則犯教
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
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
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
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
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
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閒不止此事會顯世
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

可二也、吕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豈可久處人閒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吕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吕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吕爲輪、曲者不可吕爲桷、蓋不欲吕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吕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强越人吕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吕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遊心于寂寞、吕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

敘丁航離

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桮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于相致時為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文選本集又見晉書本傳藝文類聚二十一並有刪節又李善注七賢贊亦有刪改）

與呂長悌絕交書（巽字長悌）

康白昔與足下時相比以故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成大好由是

許足下吕至交、雖出處殊塗、而歡愛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文選康與山巨源絕交書注作志力開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而阿都去年向吾有言、誠忿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足迫之、故從吾言、間令足下、因其順親、蓋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不繫都、以子父六人為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阻疑、密表繫都、先首服誣都、此為都故信吾、又無言、何意足下苞藏禍心邪、都之含忍足下、實由吾言、今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恨恨、嵇康白、

琴贊

懿吾雅器、載樸靈山、體具德貞、清和自然、澡以春雪、澹若洞泉、溫乎其仁、玉潤外鮮、昔在黃農、神物以臻、穆穆重華、紀以五絃、閑邪

納正聲塵其遺宣和養氣（初學記十六作養和）介乃遐年（北堂書鈔一百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四十七終

魏四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嵇康二

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㠯學得不死可㠯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㠯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于導養得理㠯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㠯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

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喪于外、猶君昏于上、國亂于下也、夫爲稼于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吕侵性、一哀不足吕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于旱苗者也、是吕君子知形恃神吕立、神須形吕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吕保神、安心吕全身、愛憎不棲于情、憂喜不留于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于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

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于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于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于未兆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爲受病之始也害成于微而救之于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

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于內物誘于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

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文選藝文類聚七十五

答向子期難養生論

答曰、所以貴知而尚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動則悔吝生、知行則前識立、前識立則志開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于內、而接于外、祇足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出于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蝎、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蝎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不竝立、名與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順欲為得生、雖有後生之情、而不識生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肉為甘鴆、棄之如遺、識名位為香餌、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不濫于物、知正其身、不營于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遂生之道也、故智之為美、美

其益生而不羨、生之爲貴、貴其樂和而不交、豈可疾智而輕身、勤欲而賤生哉、且聖人寶位、以富貴爲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而存、主不能無尊而立、故爲天下而尊君位、不爲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爲季世惡貪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至人當貪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爲心、在宥羣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于自得、穆然以無事爲業、坦爾以天下爲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袞、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于上、烝民家足于下、豈勸百姓之尊已、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爲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黜、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沖粹之美、二子嘗得富貴于其身、終不以人爵嬰

心、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云欲富貴之情哉、請問錦衣綉裳不陳乎闇室者、何必顧眾而動、以毀譽爲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其得、得之懼其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邪、且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豈在于多欲以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絓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仕爲逸、遊心乎道義、偃息乎卑室、恬愉無遌、而神氣條達、豈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爲食、蠶而爲衣、衣食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羨洪流、豈待積斂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蓋將以名位爲贅瘤、資財爲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甽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

物竝行不可寵辱此眞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故忘富欲富者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偕老亦所㠯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于無憂富莫大于知足此之謂也難曰感而思室飢而後食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慮而欲性之動也識而後感智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勌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于智用不在于性動今使瞽者遇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聵者忘味則糟糠與精粺等甘豈識賢愚好醜㠯愛憎亂心哉君子識智㠯無恆傷生欲㠯逐物害性故智用則收之㠯恬性動則糾之㠯和使智上于恬性足于和然後神㠯默醇體㠯和成去累除害與彼更生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味嘗染于口聲色已開于心則可㠯至理遣之多算勝之何㠯言之也夫欲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知其所不得則

不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于鴆醴貪食者忍飢于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向不得酣飲與大嚼哉且遊旅之妾惡者㠯自惡爲貴美者㠯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苟云理足于內乘一㠯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氣自和則無所困于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通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㠯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讎也莫能棄之由此言之禮禁雖小不犯身讎雖大不棄然使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爲明天下之輕于其身酒色之輕于天下又可知矣而世人㠯身殉之斃而不悔此㠯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背賒而趣交邪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後動量得失㠯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慎微如著獨行衆妙之門故終始

無虞此與夫耽欲而快意者何殊間哉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於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導養以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爲不養生得百年也且仲尼窮理盡性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蠢愚有百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之論奚所怪哉且凡聖人有損己爲世表行顯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菲食勤躬經營四方心勞形困趣步失節或奇謀潛稱爰及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奪或修身以明汙顯智以驚愚藉名高於一世取準的於天下又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勌談議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於利害之端心鶩於榮辱之塗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於內視反聽愛氣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爲遺世坐忘以寶性全眞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柏不殊於楡柳也然則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觀也竊

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微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餘㠯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溫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圉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全者難斃又可知矣富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聵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性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難曰神農唱粒食之始鳥獸㠯之飛走生民㠯之視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唱也既言上藥又唱五穀者㠯上藥希寂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㠯濟百姓而繼夭閼也並而存之唯賢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辟從之不輟何養命蔑而不議此殆翫所先習怪于所未知且平原則有棗栗之屬池則有菱芡之類雖非上藥猶于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穀哉又曰黍稷惟馨實降神祇蘋蘩蘊

澡，非豐肴之匹；潢汙行潦，非[illegible]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祉。是知神農德之與信，不以所養；生猶九土述職，各貢方物，以効誠耳。又曰：肴糧入體，益不逾旬，以明宜生之驗，此所以困其體也。今不言肴糧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謂借以爲難。夫所知麥之善于菽，稻之勝于稷，由有効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以菽麥爲珍羞，謂不可尚矣。然則世人不知上藥良于稻稷，猶守菽麥之賢于蓬蒿，而必天下之無稻稷也。若能仗藥以自永，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其若此，故準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玄根于初九，吸朝霞以濟神。今若以肴酒爲歡，則未聞高陽有黃髮之叟也。若以充性爲賢，則未聞鼎食有百年之賓也。且冉生嬰疾，顏子短折，穰歲多病，饑年少疾。故狄食米而生癩，瘡得穀而血浮，馬秣粟而足重，鴈食粒而身留。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于五穀，生民不足受德于田疇也。而人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

親獻酬、則口芻苾粱、聽享嘉會、則肴饌旨酒、而不知皆淖溺筋腋、易糜速腐、初雖甘香、入身臭腐、竭辱精神、染污六府、鬱穢氣蒸、自生災蠹、饕淫所階、百疾所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流泉甘醴、瓊蘂玉英、金丹石菌、紫芝黃精、皆衆靈含英、獨發奇生、貞香難歇、和氣充盈、澡雪五臟、疏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練骸易氣、染骨柔筋、滌垢澤穢、志淩青雲、若此㠯往、何五穀之養哉、且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性之變也、橘渡江爲枳、易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食之氣、還質易性、豈不能哉、故赤斧㠯練丹赬髮、涓子㠯朮精久延、偓佺㠯松實（文選郭璞遊仙詩注作柏實列仙傳作松實）方目、赤松㠯水玉乘煙、務光㠯蒲韭長耳、邛疏㠯石髓駐年、方回㠯雲母變化、昌容㠯蓬蔂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爲最、而上藥無益哉、又責千歲㠯來、目未之見、謂無其人、即問談者、見千歲人、何㠯別之、欲校之㠯形、則與人不異、欲驗之㠯年、則朝菌無㠯知晦朔、蜉蝣無㠯

蟣蝨，然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遐寢不食，或謂偶能忍飢；仲都冬倮而體溫，夏裘而身涼，桓譚謂偶耐寒暑；李少君識桓公玉椀，則阮生謂之逢占而知；堯以天下讓許由，而揚雄謂好大為之。凡若此類，上以周孔為關鍵，畢志一誠，下以嗜欲為鞭策，欲罷不能，馳騁于世教之內，爭巧于榮辱之間，以多同自滅，思不出位，使奇事絕于所見，妙理斷于常論，以言變通達微，未之聞也。久愠閑居，謂之無歡，深恨無肴，謂之自愁，以酒色為供養，謂長生為無聊。然則子之所以為歡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于前也。夫俟此而後為足，謂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志于欲，原性命之情，有累于所論矣。夫渴者唯水之是見，酗者唯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于有疾也。今若以從欲為得性，則渴酗者非病，淫湎者非過，桀跖之徒，皆得自然，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微，善溺于世，然

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者人從少至長降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薄終而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値其所醜謂不可歡然還成易地則情變于初苟嗜欲有變安知今之所耽不爲臭腐曩之所賤不爲奇美邪假令廝養暴登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飢飡者于將獲所欲則悅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疏之或有厭惡然則榮華酒色有可疏之時蚺蛇珍于越土中國遇而惡之黼黻貴于華夏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蚺蛇裸國之黼黻也以大和爲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澹爲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皆糞土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滅年殘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主父發憤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翫而賤蘭茝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以榮華爲生具謂濟

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于內，借外物以樂之，外物雖豐，哀亦備矣。有主于中，以內樂外，雖無鐘鼓，樂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充屈也。得失無以累之耳。且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則憂喜並用矣。由此言之，不若無喜可知也。然則樂豈非至樂邪。故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為師友，翫陰陽之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以託身，並天地而不朽者，孰享之哉。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轉發，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迴其操，不夭其年也。五者無于胸中，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所效也。然或有行踰曾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謂仁理已畢，以此自臧，而不蕩喜怒，平神氣，而欲卻老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自高于馳騖，或運智御世，不

嬰禍故。以此自貴。此于用身。甫與鄉黨齯齒者年同耳。以言存生。蓋闕如也。或棄世不群。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無益于短期矣。或瓊糇既儲。六氣並御。而能含光內觀。凝神復樸。棲心于玄冥之崖。含氣于莫大之涘者。則有老可卻。有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而為用。不可相無。猶轅軸輪轄。不可一乏于輿也。然人若偏見。各備所患。單豹以營內致斃。張毅以趣外失中。齊以誠濟西取敗。秦以備戎狄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聞之。慎言語。節飲食。學者識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先覺。語將來之覺者。本集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新會縣僧事務吉爾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四十八終

烏程嚴

魏四十九

嵇康三

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于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㠯樂，亡國之音哀㠯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樂之象，形于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㠯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念歷世濫于名實，今蒙啟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㠯成，故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于天地之閒，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㠯

愛憎易擾哀樂狡度哉及宮商集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兹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㠯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歎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同之情案感本作感又脫同字依世說文學篇注改補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于和聲情感于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于苦心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㠯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詠情性㠯諷其上故

曰亡國之音、哀㠯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慚懼、凡此八者、生民所㠯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㠯甘苦爲稱、今㠯甲賢而心愛、㠯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㠯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㠯善惡爲主、則無關于哀樂、哀樂自當㠯情感、則無係于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㠯別風雅、豈徒任聲㠯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㠯咨嗟、何必因聲㠯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邪、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于中、而聲出于心、雖託之于他音、寄之于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于常音、借驗于曲度哉

心感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爲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何得名實俱去邪、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奏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邪、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于常音、不借驗于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

歎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誑察者于疑似也、以爲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于聲、音聲之輕重、可移于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于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于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于是乎躓矣、若音聲無常、鍾子觸類、其果然邪、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以盡此而推、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于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斯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爲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曆不能紀、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

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至于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止于此然皆無豫于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吕事會先遘于心但因和聲吕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吕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于聲音如愛憎之生于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吕甘苦爲主而醉者吕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氣采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于內而色應于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同見役于一身何獨于聲便當疑邪夫喜怒章于色診哀樂亦宜形于聲音聲音自當有哀樂但闇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今矇瞽面牆而不悟離婁照秋毫于百尋吕此言之則明闇殊能

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爲妄記也主人答曰雖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于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飢卞和之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占之怖祗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期于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噱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踧笮便出無主于哀樂猶簁酒之囊漉雖笮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

凡下脫此

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于瞽史必須聖人理其絃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係于人情克諧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聲得于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瞽以明闇異功耳若乃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于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是以前論略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一竭邪夫魯牛能知犧歷之喪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異于獸形耳

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能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或當與關接、識其言邪、將吹律鳴管、校其音邪、觀氣采色、知其心邪、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于馬而誤言鹿、察者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爲心不係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于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于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爲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强通、推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全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

南風不兢，楚多死聲。此又晉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邪，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邪，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敘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為盈縮邪。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于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識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雖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為神心獨悟，闇語而當邪，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邪。若神心獨悟，闇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驗于兒聲

矣若㠯嘗聞之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爲㠯甲聲爲度㠯校乙之啼也夫聲之于音猶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㠯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于籟籥納氣而鳴邪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淸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談而不能令內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淸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慧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于形貌揆心者不借聽于聲音也察者欲因聲㠯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于老成而專信昨日之聲㠯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于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羞走所㠯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體靜而心閑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

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弄則歡放而欲愜心為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為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于聲音歸衆變于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

主人荅曰難云琵琶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誠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閒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使人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鍾鼓駭心故聞鼓鼙之音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閒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姣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侈于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單複高埤善惡為體而人情以躁靜而容端此為聲音之體盡于舒疾情之應聲亦止于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處變猶滋味

異美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于美曲變雖衆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于和域應美之口絶于甘境安得哀樂于其閒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于內不爲平和也吕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吕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于彼導樂于此也其音無變于昔而歡慼並用斯非吹萬不同邪夫唯無主于喜怒無主于哀樂故歡慼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邪由是言之聲音吕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吕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于歡慼綴虛名于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

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慼並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積于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慼者遇樂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于聲音有定理耶主人答曰雖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慼者遇樂聲而哀耳即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慼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邪猶一爝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慼並用者真主和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机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為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机杖以致感聽和聲而

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也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歡慼並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歡則慼不慼則歡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慼之傷笑是歡之用蓋聞齊楚之曲者唯覩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見笑噱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思專邪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主人答曰雖人情感于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歡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抃不及儛由此言之儛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噱雖出于歡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

內耳、然笑噱之不顯于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于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噱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即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即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慆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為之治、君靜于上、臣順于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于內、和氣見于外、故歌以敘志、儛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于

金石、含弘光大、顯于音聲也、若吕往則萬國同風、芳榮濟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綵而粲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于茲、太平之業、莫顯于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樂之爲體、吕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吕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吕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于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

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歎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淫荒無度則風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于和聲配而長之誠動于言心感于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中于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本集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四十九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五十

嵇康四

釋私論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于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惜賢于殷湯。故世濟而名顯。周旦不顧賢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

情于齊桓，故國霸而主尊，其用心豈為身而繫乎私哉！故管子曰：君子行道，忘其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于有度而後行也；仁心無邪，不議于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于是而後為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一作終于事與是俱而已志道存善，口無凶邪，無所懷而不匿者，不可謂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違道，無所抱而不顯者，不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以繩不公之情，使夫雖為善者，不離于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于不公。重其名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是非必顯，有善者無匿情之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不是則善莫不得，無大非則莫過其非，乃所以救其非也。非徒盡善，亦所以厲不善也。夫善以盡善，非以救非，而況乎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與不善，物之至者也。若處二物之間，所往者必以公成而私敗，同用一器，而有成有敗。

夫公私者，成敗之途，而吉凶之門乎。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衆。若質乎中人之性，運乎在用之質，而栖心古烈，擬足公塗，值心而言，則言無不是；觸情而行，則事無不吉。于是乎同之所措者，乃非所措也；俗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計乎得失而遇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敗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鳬顯盜，晉文愷悌；勃鞮號罪，忠立身存；繆賢吐釁，言納名稱；漸離告誠，一堂流涕。然數子皆以投命之禍，臨不測之機，表露心識，獨以安全。況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之情，其所病也。唯病病，是以不病。病而能療，亦賢于療矣。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類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貪以致廉，愚以成智，忍以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情（情一作猜）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讒言似信，不可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

定其所趣執其辭而準其禮綜其情㠯尋其變肆乎所始名其所
終則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
似是而負其是故實是㠯暫非而後顯實非㠯暫是而後明公私
交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淑亮者無所負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
改其非立功者無所忌則行之無疑此大治之道也故主妾覆醴
㠯罪受戮王陵庭爭而陳平順旨于是觀之非似非非者乎明君
子之篤行顯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而曰善人也然背
顏退議而含私者不復同耳抱口而匿情不改者誠神㠯喪于所
惑而體㠯溺于常名心㠯制于所懾而情有繫于所欲咸自㠯爲
有是而莫賢乎已未有功期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㠯自反
棄名㠯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㠯私志有善焉措之爲惡不措所
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㠯不措之理而求所㠯爲措之道故時爲
措而闇于措是㠯不措爲拙措爲工唯懼隱之不微唯患匿之不

然故有矜忤之容，以觀常人；矯飾之言，以要俗譽；謂永年良規，莫盛于茲；終日馳思，莫闚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而喪其自然之質也。于是隱匿之情，必存乎心；僞怠之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既明，賞罰之實又篤。不知冒陰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措（御覽四百二十九作無情，下何放此）之可以無患，而恨措之不巧，豈不哀哉！是以申侯苟順，取棄楚恭；宰嚭耽私，卒享其禍。由是言之，未有抱隱顧私（抱文類聚二十二作抱僞懷茲御覽亦作抱僞），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質，又觀其鑒。貴夫亮達，希而存之；惡夫矜吝，棄而遠之。所措一非，而內愧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慚其形。言無苟諱，而行無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于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胸懷于八荒，垂坦蕩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者乎！或問曰：第五倫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

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得眠若是可謂私乎非私也荅曰是非也非私也夫私以不言爲名公以盡言爲稱善以無名爲體非以有措爲負今第五倫顯情是非無私也矜往不眠是有非也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無措者不齊于必盡也言多吝者不具于不言而已故多吝有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志無所尙心無所欲達乎大道之情動以自然則無道以至非也抱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義乃爲絕美耳若非而能言者是賢于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今第五倫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本集又略見晉書本傳藝文類聚二十二

管蔡論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誅以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鑒凶愚于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

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于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于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實周公之誅管蔡以權權事顯實理沈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為頑凶方為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以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為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沖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眾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徼禍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廣是以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鍾盛德戮撻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為教之正今之朝議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為罪誅罪誅已顯不

得復理內必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發起然論者誠名信行便以管蔡為惡不知管蔡之惡乃所以令三聖為不明也若三聖未為不明則聖不祐惡而任頑凶不容于時世則管蔡無取私于父兄而見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為淑善矣今若本三聖之用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闇權論為國之大紀則二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以流言之故有緣周公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邵公不悅推此言則管蔡懷疑未為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為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內外兼敘無相伐負者則時論亦得釋然而大解也本集

明膽論

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為人有膽可無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為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眾生稟焉

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于見物或勇于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于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違理失機故子家軟弱陷于弒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略舉一隅想不重疑

呂子曰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折理貴約而盡情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為喻何遼遼而坦漫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鵬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故惑于曖昧終于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霍光懷沈勇之氣履

上將之任、職乎王賀之事、延年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及于期授首、陵母伏劍、明果之儔、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不可勝言也、況有覩夷塗而無敢投足、階雲路而疑于迄泰清者乎、若愚弊之倫、為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陷穽之閒、如盜跖竄身于虎吻、穿窬先首于溝瀆、而暴虎馮河、愚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未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騁辭、

夫論理性情、折引異同、固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捃摭所見、此為好理綱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言以合

其論也、忌鵬闇惑、明所不周、何害于膽乎、明既㠯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鵬作賦、闇所惑也、爾為明徹于前、而闇惑于後、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為不可偏乎、子然霍光有沈勇而戰于廢王、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闇鵬、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有所撓也、夫唯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略、而致論之耳、夫物㠯實見為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為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㠯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為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㠯陽曜、膽㠯陰凝、豈可為有陽而生陰、可無陽邪、雖相須㠯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于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㠯何明邪、幸更詳思、不為辯費而

已矣集本

難張遼叔自然好學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樸未虧、君無文于上、民無競于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飢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㠯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㠯嬰其心、制其名分、㠯檢其外、勸學講文、㠯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騖而不覺、是㠯貪生之禽、食園池之粱菽、求安之士、乃詭志㠯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㠯代稼穡、是㠯困而後學、學㠯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㠯抑引爲主、人性㠯從容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

情之禮律、故仁義務于理偽、非養眞之要術、廉讓生于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群而求畜、則人之眞性無為、正當自然、耽此禮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于口也、處在闇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于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末來、情以本應、則無損于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于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為準、仰仁義以為主、以規矩為軒冕、以講誨為哺乳、由其途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為貴、執書擿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為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為太陽、不學為長夜耳、今若以講堂為丙舍、以諷誦為鬼語、以六經為蕪穢、以仁義為

臭腐覩文籍則目瞧、修揖讓則變傴、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
齲、于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為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
則向之不學未必為長夜、六經未必為太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
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于
六經、何欲于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苟
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葅耳、

難張遼叔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
子寢答于來問、終慎神怪而不言、是以古人顯仁于物、藏用于身、
知其不可衆所共非、故隱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于庶幾、而足下
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決如此、足以獨斷、思省來論、旨多不通、謹
因來言、以生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
法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刑、經常外事、猶有所

疏、況乎幽微者邪。縱欲辨明神微、祛惑起滯、立端以明所由、□斷以檢其要、乃為□微、若但撮提羣愚、□□器種、忿而棄之、因謂無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噎而怨粒、稼溺而責舟檝者邪。論曰、百年之宮、不能令殤子壽、孤逆魁岡、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皆性命也、應曰、此為命有所定、壽有所在、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英布畏痛、卒罹刀鋸、亞夫忌餓、終有餓患、萬物萬事、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即如所論、雖慎若曾顏、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凶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著而後祐來、猶罪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事理所得、不為闇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為決相命于行事、定吉凶于知力、恐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

當生多食何畏而服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非是一邪若謂雖命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不須宅自輔乎若謂藥可論而宅不可說恐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既曰壽夭不可求甚于貴賤而復曰善求壽强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可防也然則壽夭果可求耶不可求也既曰彭祖七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夭求實于虛故性命不遂此為壽夭之來生于用身性命之遂得于善求然則夭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夭成于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奚所措之凡此數者亦雅論之矛楯矣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于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又曰善養生者和為盡矣誠哉斯言匪謂不然但謂全生不盡此耳夫危邦不入所以避亂政之害重門擊柝所以避狂暴之災居必爽塏所以遠風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為害者此未足以盡其數

下脫豹和

也、安在守一和而可以爲盡乎、夫申巖寡欲、兌若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旦爲虎所食、豈非恃內而忽外邪、若謂豹相正當給虎、雖智不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以未盡善而致災、則輔生之道不止于一和、未足保生、則外物之爲患者、吾未知其所齊矣、論曰、師占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爲但占牆屋邪、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衰、此自占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爲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則當吉之人受災于凶宅、妖逆無道、獲福于吉居、爾爲吉凶之致、唯宅而已、更令由人也、新使無徵邪、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云有驗邪、若此果可占邪、不可占邪、果有宅邪、其無宅也、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爲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無豫、待物而應、將來之地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唯觀已然、有傳者已成之形也、猶

覩龍顏而知當貴見縱理而知餓死然各有由不爲闇中也今見
其同于得吉凶因謂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箜篌非但
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爲則吉凶已成雖知
何益卜與不卜了無所在而古人將有爲必曰問之龜筮吉以定
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惟王
宅是鎬京周公遷邑乃卜澗瀍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
之古人修之于昔如彼足下非之于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論曰
爲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爲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
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
才又卜其居復順積德乃享元吉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
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于吉居便謂宅
無善惡何異覩種田之無十千而謂田無壤塉邪良田雖美而稼
不獨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相須之理誠然則宅之吉凶未可

惑也。今信徵祥，則棄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則絕陰陽之吉凶；持知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怪之論生，偏是之議興，所託不一，烏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無半非家宅邪？論曰：時日譴祟，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譴祟非也？吉日惟戊，既伯既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足下家事，先師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未爲盛王，幸更詳之；又當知二賢何如足下邪？論曰：賊方至，以疾走爲務；食不消，以黃丸爲先。子徒知此爲賢于安須臾，與求乞胡而不知制賊病于無形，事功幽而無跌也。夫救火以水，雖自多于抱薪，而不知曲突之先物矣。況乎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數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論，神而明之，遂知來物，故能獨觀于萬化之前，收功于大順之後，百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豈常理之所逮邪？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尚滯

之天地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也今執辟穀之術謂養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此而還意所不及皆謂無之欲據所見以定古人之所難言得無似蟪蛄之議冰邪欲以所識而□□□之所棄得無似戎人問布于中國覩麻種而不事邪吾怯于專斷進不敢定禍福于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本集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英山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五十終